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丙戌

憲宗純改元和

順宗長子以比突厥承瓘為招討使白居易陳自中官為統帥者天下安

寧咸謂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夢令與佛法帝不承命愛服丹藥致性燥急後為中官陳弘志弑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信州鸞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

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

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

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上詔入

通華一五卷
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
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
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
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
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
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
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
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
為不隨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

帝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
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
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
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
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之塔
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興縣寒
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野好冠樺皮冠著
木屐裘衲縷狀若風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
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
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為方外友先是豐干行赤城

冠鞋

脯所流

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見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
 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曰
 名拾得既長頭陀苦行精敏絕倫甚為曹干寒山所
 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
 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異有殘脯著以筒留
 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
 以見意或書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
 塵雖古名流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
 山林人在魯蒙白幘旦愛畏踈巾道有巢許操耻為堯
 舜臣獼猴罩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

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曰人喃
 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
 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延倚岩坐足間青草
 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
 掛珠簾中有婵娟子顏貞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
 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蔗滓其句
 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至食時對佛而食又
 於僑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
 深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為烏鳶所殘拾
 得杖擊神而媵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

通鑑卷之五卷
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志
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未間丘胤出守台州欲
之官我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
此疾間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除
曰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
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
利普賢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
後也間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節
宇蕭條席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
間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旣舌彌陀汝不識礼我何

為遽返寒岩次日間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
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丁亥

符載撰
天皇碑

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
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
十五年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
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
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
寺頃日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
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
礼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

敬石頭之道殆咸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眾問疾師
暮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
地上即便告窈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
真曰幽間曰文貴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窈唐正議
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
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春長沙
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
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
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

隘
解

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
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
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曰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
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
修削觀茲發怒令人禽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
遍衙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
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
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
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
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

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
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
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

龍潭也○論曰寂音尊者曰荆州天王寺道悟禪師

所居寺曰天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

明州大德師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

山國一禪師頭元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騰三十

二夏乃造石頭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

五及觀達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

祖引唐立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曰師号道悟

淸宮人姓崔氏即子玉後胤也年十五在長沙寺禮

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謂石頭

扣寮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

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

離舊處故復還者官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

十三日歸寮壽八十二臘六十三年考其傳正如兩

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

讓禪師碑唐開人歸登誤列法孫數人于後布道

名圭峯峇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

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兵以雲門臨濟二

競者可教一笑出林間錄○堯夢堂重校五家宗派

序云景德間吳僧道源集傳燈錄三十卷自曹溪下

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今五宗馬大師一曰青原思

善知識內有百文海出黃壁運大為祐二人運下

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号為仰宗

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得禿潭信信得德山鑑得

雪峯存下出雲門偃號雲門宗次玄沙備出地

琛二出清涼益号法眼宗次石頭遷出藥山儼天

唯藥山得雲岩晟得洞山价得曹山章是為曹

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綠

同時道悟有兩人一口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

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

日化正議大夫立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

扣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

天皇寺道悟者發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計尋不過宛轉託人摺拾而得其差謬可知也自景德至今略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於達觀頴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立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實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曰甚垂手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擇法驗人不謬耳齊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蕪稟徑山今晏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必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

師真暫請瞻札師以兩手撥臂開示之亮便札拜師

云莫札莫礼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礼師兄師云汝

札先師真亮云曰什麼教某甲莫礼師云何曾錯

已丑

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對

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

即禁鞭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教

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

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

和不為察察名文章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

卓異者皆所為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

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播紳羽儀

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岳有清淨宴

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

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与草木俱咨於州長乃

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

衣号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寐

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貴然此身不動其内則以

三世五蘊皆後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

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惠二

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

析他

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

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

百疾生於内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

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

吉凶形焉牽縻戰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

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

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

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

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

且以為楞嚴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

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研
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
一切衆生之身心本体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
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
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惠目離念之明
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
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惠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
全以真空簡情並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

庚寅

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備禮鑄印遣國師統
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

時裨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
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
野兒環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尔來何為
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
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
子應声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辟所成翁
踞床指綉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璃盞貯物如酥酪
揖与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

莫註

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法比丘
 少秦戒律翁曰多眾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
 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眾幾何翁
 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終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
 戀不即去翁投袂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
 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
 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呈頌丐一言
 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
 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
 錫玉臺往往頻與文殊會晤云師嘉禾語溪朱氏子
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辛卯

今崇福寺

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憚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
 憚示眾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
 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个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
 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
 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
 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怪妄起
 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
 施為無虧實相考相岩姓謝晉亂捨服緇褐
權德輿作記余如傳火每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

六居
七傳

上巳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
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
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
紫誰為跣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
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
悟自尔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
百靈和上路次相遇靈問昔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
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
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

差
敘音

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
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上川云還記得初見
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
參事傍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
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
是欠个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
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
蒼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
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待
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又訪

通釋七五卷
松山和上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今日什
麼道不得山云只為人人有今所以道不得士云阿
兄曰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
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山云誰士云龐
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
被个老翁作亂下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
會取未舉橐子時又訪齊峯和上峯云俗人頻來僧
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齊峯
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
後底灑臺面首云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

林和上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說道一句士奪卻
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
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
个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
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云作家
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
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
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
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靈照遽
報曰日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即登父

信承
靈照女
接丹霞

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壬辰

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岳弥陀和上碑其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此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

補以

標以為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希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弥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教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為

通鑑十五卷
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台蔽為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耶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徑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為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及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晷及僧法林

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
隅毀頓圖像崩墜會與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
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
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
理并故雖徃生之目亦相用不捨捨尊茲宇以開後
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
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
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字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
信焉

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冥徒侶曰棄講
居衡岳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為吾達解如此
而不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閱之乃
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冥徒衆蓋闕人緣耳佛猶
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辨食布施飛走卻後二
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如其教鬻衣單
易米炊之散郊外感群鳥大集搏飯而去誓祝之曰
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誓往鄴城開講座下
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于壽

通華一
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化現佛
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
師之徒衆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
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
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繇是遠近
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恠其恠自敗云

○吳示文及
拒官軍

是歲正月西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福
州長樂人卅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西師
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

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遷化師往新吳百
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凡
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
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
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
地若空惠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名為解脫人對
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
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安心自在
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

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
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
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
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
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
不干于懷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
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
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
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
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曰斷去住自由僧問如
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今解
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
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為是不住盡處亦不畏
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
汝莫言有少今戒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惠
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
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裏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
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為緣
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

憶
音

於前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今龍畜
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
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
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
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
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
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
獨立今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
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

差評

去流入生死河但不因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
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
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
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
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為金變海水為
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
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
云是什麼諸方目為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
持未有規度乃初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

施姓

德者號曰長老既為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眾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牘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施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主事徒眾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眾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眾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并列置喧撓之事即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

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耻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岳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礼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礼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且無染等命高道

儒空

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曰宦世家潭州為大族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及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匱奉杖履為侍者數百剪髮鬚破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

匪余

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礼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德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弥億千歲

窳樞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葬大浮圖無窳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礼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曰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

泌簿
憬執
峒官

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
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
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及主碑事今惟無
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
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峒
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
時夢大人編冠素寫來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爾
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聲眾咸見聞若
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

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略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子賜
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扶
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
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
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
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
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
悼涕慕如師始巨曰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
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

度銓

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今裂而溍圖說
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
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
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
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
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
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
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
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十

中宗都
不赴

蘇到
錢王
錢伐

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
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
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蘇節
錢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疆允克
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
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
授大鑑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
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虎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
陳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万其
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

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
朝陰翊玉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彌謚不紀由扶
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
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
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
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
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
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
抑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

而南坊至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
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
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
見而誦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丙申

飛錫
而過

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岳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
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
吾當少解其患乃震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
觀歎異聞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師姓鄧氏
幼若不惠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
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

儂賸 踣力 昇詳 倒殖 而化 順皆

不收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
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
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夕
之以神異頗顯恐成惑衆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
寐問於衆曰諸方迂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
化者否衆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
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衆為昇尸
茶毗上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
乃附近而咄之曰老兄平日恣亂諸方不循法律死
更焚心於人乃以手推之儂然而踣於是闍維收舍

利塔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眇
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謂須
弥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是妄談否師云
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
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
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會麼渤云不會
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
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後上古
德不且延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

椰遮

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
用心處莫就他覓後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
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
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
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
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
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復一日上堂云
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近前師云汝聽觀音
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
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个什麼以

棒趁下大笑

師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
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
宮見群芳敷榮賞玩徘徊條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
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
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
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
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而容見瘦頓帝憫而
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
鄉報母患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

師勉之謁烏窠禪師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為勸請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烏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勿二日固辭遊方烏窠曰汝將何往曰會

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林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序曰或問示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

課胡
泥訥

煩撻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有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

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與上人赴中丞并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鷲樂於格鬪蔑聞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憨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姿兒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曰授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聘札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札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

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兒古野伏錫來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掩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耳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白居易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緼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

握
點乙

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

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裔與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囑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庶訪使

姜公輔
顏真卿

楊憑常
外受成

揚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誦四分律而後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戒壇而擔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日已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身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度後薈蔔香

衰醞酬味滷孰反是香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帛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寔辭書于塔碑

戊戌

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梁肅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為瑞應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略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時以法性合

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
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
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
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厥自厥幾有
補于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
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跡比王
輔嗣易而與清涼華嚴疏抗衡焉

佛迎

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于京師帝
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
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軍音樂旌

韓愈上
表非佛

鐘鼓吹騰皆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
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
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
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
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
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

非回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臣相繼。運柝不且。以宗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佞。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中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及道士不

禪法

昇講

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放効。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

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茢音
板音

舉其失臣竇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

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
詬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
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
佛已後天子咸天役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
於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表哀謝勸

敗韓愈
刺潮州

己亥

懌音

颶音

鱷音

中音

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海上登靈山遇禪師
大顛而問愈曰子之來官于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
子之貌鬱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
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刑部侍郎竄逐八千里
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至潮陽颶風鱷魚患
禍不測毒霧瘴氛日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
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
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以主上有
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定樂章告坤以明東巡太山
奏功皇天儻其有意於此則庶幾召命心迷作功德歌

懌音
大
歸音
愈音
問

詩而薦之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遠
歸愈安能有懌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
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言之以徇名耶忠於
君而不顧其身言用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
逐是其職耳何介介於宵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
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且吾聞之為
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懌
趨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陵其

餽餼
屬次

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姦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復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

躡
躡音

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弥謹而世莫不天且亂愈恐主上之感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躡躡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

生之充

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矣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天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天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天且亂耶愈攘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

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犬馬犬之旦莫所

思法

見者唯舜一日堯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
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
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吾聞之
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
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
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
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著於
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
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著也枝葉

參開

煦何

慶

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恠焉孔子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况於人而
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
化為異類兮又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
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詐造
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
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
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報應
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

通鑑十五卷

廿六

通鑑十五卷

廿七

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

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單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蚕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蚕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蚕而不為素飡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蚕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蚕食於人乎今吾告汝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妙者也其比則

詬

許候

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訾佛以立異蓋吾所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

訾

紫音

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

磚各白

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反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發也今子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旁礴孰如姚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万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糞

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咎怍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趨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曰語及愈有可憐者而皇甫鎛素薄愈為人即奏曰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復造大顛之廬

鎛各白

通華十五卷
四
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教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曰與之往還也近世黃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論曰舊史稱退之性復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

就先生
條攻愈
惇
對

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惇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反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蹈偽于此踈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揚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

通車十五卷
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虫也文公蓋
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叅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
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
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
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關汝
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
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顛護持師
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
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
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
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
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
大顛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
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
得个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行

少精敏無不通達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外文外文得罪
貶永州司馬既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
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
為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
換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
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
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相授者
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編

庚子

與友人書託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
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
其神降于州之後堂因廟于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邃故有不
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
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賊
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
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
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
廓然矣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于王朝高
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要訣
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為世
範受業于綿州開元寺终于梓州惠義寺於戲

辛丑

穆宗恒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十歲葬于北陵在正位四年改長慶

壬寅

春時雪 太和公主 降金人 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烏窠和尚
尚道德枉駕見之時烏窠因長松繫屈如蓋遂棲止
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
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

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
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自
是數從之問道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阜齎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
關阜至宣詔畢稽首無業呈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
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貧道何德
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夕告
門人惠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
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

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
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
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
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
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
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
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肇融叡等豈得
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
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濁汝

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
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
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
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輪回思
念不怠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果妄謂上流
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
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教言嫌他二乘
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
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吻之間
鼓論不根之爭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

吻
武

通車十五卷 四十五
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
不起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
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
不干懷財寶不系念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
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
如短取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佛理豈
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
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
能逾越聖情適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
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

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
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
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
不敵生死乾惠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
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惠眼觀
之如飲膿血相似捻湏償他始得阿那个是有道果
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謬如水凌
上行劒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
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

通車一五卷
四
泥犁鑊湯重煮煉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惠
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蝱雖是
善因而招惡果且圖个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
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相師觀此土衆
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
凡之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見如
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
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
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
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

知訣

大搵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
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
人中撈漚一个半个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
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修之分
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
憲宗穆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澧
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
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
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
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

以及遺我邪寧別有自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曰祈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僧曰安著何處曰有處

即道來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吞具本傳

癸卯

長慶三年

○六月新都觀涅槃像

○八月帝幸興慶宮遇持鉢僧施絹一百疋

甲辰

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巖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厭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

石六赤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七赤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杭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

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統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于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觀白恠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天與地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

識音志

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于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日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

智興請置戒壇

緡音眉

戒壇泗州募願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剃落自准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度無筭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遺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淆混奔趨剃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參百文却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帝驢年去其師曰置經問曰汝

通華十五卷
五十一
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介
歇處其師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
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